

瓠北詩鈔

一
函
十
冊
函

甌北初集序

余主庚午京闈得一五經卷才氣超軼兼數人之長二
場所擬詔誥復極典雅心知爲才士亟取入解額及榜
發則陽湖趙君雲崧也謁見時布衣徒步英氣逼人目
光爛爛如巖下電叩其所學自秦漢以來詩古文源流
已皆窺涉渾奧遂延課兩兒子余筆墨填委時間亦屬
具草初猶逞跬趾才不就繩儉繼乃益肆力於古嘗見
其閱前人集一過輒不復省視然其中真氣息真境地
已無不洞燭底蘊問出一語評騭輒如鐵鑄覆按之卒
無以易也以是所見愈擴每數日輒獲一進境昔人所

云三日刮目殆無以過之已而官中書舍人入直樞要
詔命奏劄援筆立就無不中窾會余淡倚其飲助然君
不自以爲能退直之下益沉思旁訊以古作者自期嘗
一月中作古文三十餘篇篇各仿一家示余余爲指其
派系所自君輒以爲不謬每相視而笑計自庚午冬客
余邸至今七八年其所進有他人數十年功力所不能
及者余所閱天下士多矣若其心悟神解含篋登岸則
未有如君之捷且易者也茲哀輯其數年所作詩爲甌
北初集乞余弁其簡首昔歐陽公一見蘇子瞻卽許以
出一頭地度其時坡公所挾不過如今所傳初發嘉州

諸什非有後來奇恣橫絕之觀然已傾倒若是蓋珠光
劍氣一見自有不能掩者君以數年卽足勝人數十年
功力英年若發來甘方長勿輟其勤勿滿其志吾人能
測其所至哉余孱劣豈敢以廬陵自命而君之取於多
師累進益上則正未可限他日才益老學益厚萬斛之
泉不擇地湧出行將卓然成不朽業如陳後山所云一
代蘇長公曰海名不已者此集猶特其初發嘉州時也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二月通家生休寧汪由敦撰

序

晉溫嶠恥居第二流而耘耔觀察獨自居第三人意謂
採花辛己而於詩則推伏余與蔣心餘二人故也夫以
耘耔之才之高而謙抑若是疑是譚語不足信今年以
甌北集來索序擷之祇心餘數行而他賢不與焉然後
知耘耔于余果有偏嗜耶抑其詩別有獨詣之境已不
能言他人不能言必假余與心餘代爲之言耶嘻余與
心餘之詩之所以然俱不能自言也又烏能言耘耔哉
然去春過南昌心餘病握余手謹譔詩序一如耘耔擷
首一序并無然後知此二人者交滿海內而孤睨隻

視惟余是好然則余雖衰殆不計其嘿嘿然竟以不啻
已也今夫越女之論劍術曰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
之夫自有之者非人與之天與之也天之所與豈獨越
女哉以余與羿奚與秋德與師曠巧與公輸勇與賁育
美與西施宋朝之數人者俱不能自言其所以異於衆
也而衆之人方且彎弓鬪棋審音習斤學手搏施朱粉
窮日夜追之終不克肖此數人於萬一者何也軫菴之
於詩目之所寓卽書矣心之所之卽錄矣筆舌之所到
卽奮矣稗史方言龜經風序之所載卽闢八矣琴衛尉
之營陣隨處可置也能宜僚之九信手可弄也而忽正

忽奇忽莊忽俳忽沉驚忽縱逸忽叩虛而遙臆忽數典
而鬪靡讀者游心駭目碌碌然不可見叮蛙或且規唐
摹宋千力萬氣以與之角卒之騏驥追日未暮而日已
在其前所以然者又何也嗚呼此皆羿與秋師曠公輸
賁育西施宋朝之所不能言而惟越女能言之者也余
之爲私菴言者亦止此而已矣或謂耘菴從征滇徼官
海南黔中得江山助故能以詩豪余謂不然世之行萬
里歷險艱者或十倍焉而無加於詩如故也或惜耘菴
詩雖工不合唐格余尤謂不然夫詩寧有定格哉國風
之格不同乎雅頌臯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漢魏六朝

之詩不同乎三唐談格者將奚從善乎楊誠齋之言曰
格調是空間架鈍根人最易藉口周櫟園之言曰吾非
不能爲何李格調以悅世也但多一分格調者必損一
分性情故不爲也玩此二公之言益信耘菰之所以長
處余不能言耘菰之所以短處余轉能言之此卽耘菰
之所以謝卻他人而必亟亟焉以詩序見屬之本意也
乾隆五十年乙巳夏五隨園老人袁枚拜序

序

曩庚辰與耘菘訂交塞山行幄中握手談藝甚歡明年
耘菘第三人及第領史職公私事冗不得恒會合比予
奉諱南歸別已二紀矣耘菘則從詞垣

特簡爲廣西鎮安郡守曾大軍征緬甸又奉

命從大將軍果毅阿公出邊及回任調守廣東之廣州
府又

擢貴州貴西道觀察歸田以來編刻所爲詩約二千篇
寄予序之予雖誦一周其在

朝之作所交之友皆吾友所歷之境皆吾境予語所不

能道者耘菰若代吾道之老病局縮鄉里顧瞻玉堂如
在天上今乃舊遊歷歷影現心目省憶生平欣然以喜
其出塞之作境奇詩益奇皆人耳所未聞目所未覩恍
挾我之尻輪神馬而翺翺乎青皇之小中央哉鄙吝爲
之頓消而神智爲之頓擴也吁詩之道大矣非才與境
相遭則無以發之耘菰之才俊而雄明秀而沉厚所得
於天者高又佐以學問故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略言之不見其促繁言之不見其碎淺言之不見其輕
浮深言之不見其鬱悶當其得意如關河放溜瞬息無
聲又如太阿出匣寒鐔百道茲非其才爲之與而不知

其妙緒獨拙排粗入細正多賦有妍思溢乎文句之外
而未嘗徒以馳騁爲能事也且耘菰之境則又異甚夫
在廊廟臺閣則有應奉經進頌禱密勿之詩在軍旅封
圻則有贈酬告諭紀述揚厲之詩在山林田野則有言
情咏物閑適光景之詩茲數境者人鮮克兼之若耘菰
旣兼之矣承

恩優渥敷歷中外出處兩得有境以助其才有才以寫
其境而耘菰之許且焉能不爲近時一大宗哉予胸臆
結約固無奇也投老一壑泥水自蔽日以頽惰爲之曳
父卻走浪舍避之矣若夫水邊林下扶杖逍遙與耕夫

漁父歌咏太平此予近年所得也而今此境則又爲耘
松所兼予又何能潤耘菘之所至耶

乾隆乙巳長夏月皇弟王烏盛西莊氏拜譔

和蘇之笑承

西和同開而水景之清遠遊於人朝京華之茂連枝
其限自傾曙當臨望極雲鳳之語玉山新田復與舊言
山脈幽室開自日趨奉聖此脫漸微也之懷玉引對桂
而水書五以銀神說事此且林松之類限久異甚未
其也水圖雖非時人時丑矣加學以益平公之文

序

昔嚴滄浪之論詩霸詩有別材非關乎學詩有別趣匪
關乎理而秀水朱氏譏之云詩篇雖小技其源本經史
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二家之論幾於柄鑿不相入
予謂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滄浪比詩於禪沾沾
於流派較其異同詩家門戶之爭實啓於此究其所謂
別材別趣者只是依牆傍壁初非真性情所寓而轉蹈
於空疎不學之習一席一聯時復斐然及取其全集讀
之則索然盡矣秀水謂詩必原本經史固合於子美讀
書萬卷下筆有神之旨然使無真材真趣以驅使之則

藻采雖繁臭味不屬又何以解祭魚點鬼疥駱駝掉書
袋之謂乎夫惟有絕人之才有過人之趣有兼人之學
乃能奄有古人之長可入襲古人之貌然後可以卓然
自成爲一大家今於耘菘先生見之矣耘菘天才超特
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好吟詠蚤年登薇垣直樞禁游翰
苑應制賡和瑱刻數千言

當宁已有才子之目及乎出守邊郡從軍滇徼觀察黔
西簿書填委日不暇給而所作益奇而工歸田十數年
模山範水感舊懷人之詞又日出而未有艾也最耘菘
所涉之境凡三變而每涉一境卽有一境之詩以副之

如化工之賦草木千名萬狀雖寒暑異候南北殊方枝
葉無一相肖要無一枝一葉不栩栩然含生趣者此所
以非漢魏非齊梁非唐非宋而獨成爲耘耔之詩也或
者以耘耔老於文學在京朝循資平進卽可升秩槐棘
且在方面有循良聲不久當膺開府之寄乃退而以詩
自名疑若未展所抱者予謂古人論三不朽以立言居
立功之次然功之立必憑藉乎外來之富貴無所藉而
自立者德之外唯言耳姚宋郭李諸公非身都將相則
一出舍翁耳吾未見言之次於功也書有一卷傳亦抵
公卿貴耘耔嘗自道之矣知難而退從吾所好耘耔益

自信其材其趣其學之足傳而不欲兼取以托於老氏
之知止焉耳試質之耘菰其以吾言爲然乎否

乾隆庚戌四月既望同年弟嘉定錢大昕序